

序

夫醫之為道相成也非相違也後人執其一說言人人殊曾無折衷焉是何醫道之遠哉病之來也如人面之不同而醫之治也如舟車之各至若夫炫其岐緒紛其論說不本靈素以為之準其害皆可以殺人而幼科為尤甚此我秦先生不囿於方各因其時各因其人未始謀其有合也機識所指曠若同歸其常也簡左足以述古其變也聰明足以服物爰成折衷三書俾宇內醫者翕然知所歸遂居恒診視出奇無窮先生之學原不盡乎醫即以醫求亦未嘗不可以見先生也憶予十齡昔邁奇疾以先生相遇隔垣同

視旦夕霍然時予雖幼心竊欣嚮往焉已亥春以仲氏嬰沉疴始得日趨函丈或篝燈丙夜或立雪侍從親沐宗風既深且渥不可謂不知已也昔卜商面授尼山西河之教遂以名家予幸知先生而其書顧不能表彰焉用是日夜疚心戊申春旅寄駕湖獲交子厚陳子亟欲購先生之遺書以公天下予不禁慨然曰大方之症有據幼科之病無端而痘疹之治更難測也陳文中錢仲陽而微後先生其誰與歸余抱茲念久矣匪陳子其曷克傳之迺先梓其痘疹一書更附圖翼以行使後學知所矜式夫然後知事固有不相違而相成者是不可無述也予既仰先生之風而又樂子厚



之能相與有成也敬為之申曰昔太常朱先生之刻是書也為經
濟之津梁今子厚之梓是書也為嬰推之司命予樂得而從事焉
以庶幾告無愧於先生云爾

康熙八年天中月雲間後學夏之昇東步甫漫識於雲林山房
痘疹折衷凡例

一集中諸論皆述前賢大經大法更參以近日切近精實之語
間或附以己意成篇皆係素所經驗非虛說也

一魏氏順逆險三法千載不易之定論第法太拘而詞太約恐
有按圖索驥之誚今廣而推之雖定以十四日為期其間吉凶



悔吝則一覽無遺矣

一證治之法不過為後學設繩墨大約以十五日為準其間有
發之機全在吾人自用慎弗執古方以治今病也

一看痘人出痘時百般小心結痂後飲食起居遂致懈弛
有九仞一簣之嘆故有痘後禁忌之論

一古人補瀉之方原備之以俟後學斟酌而用者也奈何世醫
不辨虛證似實、證似虛妄行補瀉多致夭折論中雖不能
悉辨大約近世習俗所用已備錄用藥禁忌條矣

一痘中雜證、治論載之甚詳深恐略而未備另擇痘證最急



者重複著論二十二首詞雖鄙俚惟欲發明其理而已
一集中論辨有發前人之旨而不嫌于因襲有出一已之見而
不嫌于獨創玩之則確有根據行之則實有成驗非飾浮辭
以要名也識者鑒之



木
 甲胆
 木
 乙肝
 火
 丙小腸
 火
 丁心
 土
 戊胃
 土
 己脾
 香
 庚金
 屬大腸
 辛金
 屬肺
 壬水
 屬腎
 癸水
 藏



新刻秦景明先生痘疹折衷卷上

雲間後學夏之昇東步

天都

陳維坤子厚

痘原論

秦子曰自古談痘原者議論多端各有確見余未暇辨惟論淫火所致者此言最切乎理內經曰諸痛癢瘍皆屬心火張子和曰瘡瘍癰疹皆火之用而根於心則知痘之發為火也明矣然曰淫火者何哉心鑑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主乎精女主乎血故知乾坤交會二五妙合無慾不成無火不動精之行血之就何莫非火



之所爲則先天形始成時其火毒已中於象體矣斯時也感之輕則輕感之重則重無聲無臭豈可得而測之哉然必待時而發者何也蓋天地之淫火與人身之遺毒同一橐籥相扇而動如冰遇燄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之義然又有同室同眠有出有入出者何也因人之正氣所勝客氣一時不能相搏故有出有不入也間有終身不出者必其人原感火毒不深或曾患瘡疥或曾出赤痘雜出其中不覺其痘非不出也或又以母懷胎之時不畏禁忌恣意所慾好啖辛酸過食炙燂其氣搏於胞胎之中故兒受之發為痘瘡此更不察乎理之語矣此等之毒兒若受之生下或為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瘡瘍癰癰或為驚悸丹瘤者有之至若痘瘡受氣於父成形於母
爾我分受其咎焉可槩責其母哉此淫火之論當不辨而自明矣
或曰痘疹出於漢後而痘書亦未聞有出漢之前者豈淫火之及
上世之人獨未之染耶予曰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此火毒但一受
一受之間火有重輕感有深淺當時之人風古民醇未凋未琢雖
賴此火以成形然一點太和之氣陽施陰受不過同其自然之理
而已即有此證亦輕而不自覺也降而末世以酒為漿以妄為常
以欲竭精耗散其真父精母血俱受此火速相傳習代復一代莫
不受此災患之苦至人憐焉乃著痘疹一書以救世亦不過象形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以名因理立論因證立左以救世不覺世愈澆漓痘愈慘酷方書
競出各執一科以成名非上古無而今世有也若為從外國而來
尤妄矣予故曰非關天之所為寔係人之自造不然何故有
之中一身之內所有兒女即有稀密輕重之不同虛實寒熱
異耶

諸醫用藥寒熱必以時論

秦子曰古之治痘者各有心得不可輕議其偏如文陳中用木香
散異攻散峻熱之藥丹谿發揮其誤然亦有有用之而獲捷効者劉
河澗張子和則專用黃連解毒湯白虎湯升麻葛根湯等寒涼之



劑然氣虛者往、無益有損此豈古人之用藥迥別有如斯哉名
因所值之時所犯之證而爲之處方耳後之宗陳氏者多用熱藥
宗劉張者多用涼藥此刻舟求劍之道君子誠能億度寒暄推詳
脈候因時致宜因病進藥則宗陳氏可也宗劉張可也焉有執一
之病哉秦子近治一富家之痘本火證以解毒清熱之劑連服八
九朝而漿得灌倘有疾瘡火證之纏綿乃正氣不虛邪氣倘實禁
服參朮時也是日因強其食而傷脾即瀉酸餒數行傍晚隨作渴
塌癢此火毒雖因之而洩然暴瀉而津液驟脫也急用異攻散以
大劑人參煎湯連服二劑瀉止而漿復充滿結痂乃知一日之間



而虛實並見。涼溫雜用。譬之良將。用兵奇正。間出雖有智人。莫可測度。方能前驅取勝。若畏首畏尾。少遲時刻。即便取敗。不救機其可不活潑乎。

痘疹未發宜預防論

秦子曰。善治痘者。期于未然。所以前人之于痘疹。防微杜漸。無不曲盡其意焉。假如冬令風寒水冽。迺天地正氣閉藏之時也。反得和暖。是寒暑不得其正。小兒係純陽無陰。以制之熱。停于胸胃。至春陽氣發生。與伏熱相搏。必發痘疹。龐安常云。冬若和暖。春必發痘。正此之謂也。此時有熱證者。或犀角以涼之。紫草以消之。三豆



經形證瘡從裏出表五臟之證皆見如呵欠煩悶肝證也乍涼

秦子曰瘡瘡發熱與傷寒傷發大略相似傷寒表入裏只見一

瘡瘡與傷寒傷初證相似而實不同論

其雜證之後瘡難振發驚跌之後瘡勢惡烈耳慎勿視為泛常語也

食以傷脾胃弗令脫著以感風邪弗令驚跌以損動臟腑于屢見

此傳染之氣必出者十有八九未出之前最要調護得法弗令受

之虞矣此乃預告瘡家調理之法也至若痘疹行時之虞小兒受

之庶卒然傳染永無他證纏綿之苦而元氣一培又無勝任不起

飲以解之有平素虛弱者參朮以補之向有積熱者消積圓以平



乍熱手足稍冷多睡脾證也面燥頤赤咳嗽噴嚏肺證也驚悸心
證也骭冷耳冷腎之平證也已上諸證獨見多者主其臟之毒時
甚治之者要識此意又觀心窩有紅色耳後有紅筋赤縷或身熱
手指皆熱惟中指獨冷男左女右乃知是痘證矣然此六不過大
法耳總之時氣傳染者為多每遇身熱而晝夜不涼更兼睡卧驚
悸或嘔吐而足冷便是痘疹然傷食者此證或一見要當臨證時
細辨之也

痘疹用藥涼熱補瀉全要活變論

秦子曰全書以痘疹治法久無定論喜行溫補者不問其人壯實



藥用丁桂薑附參芪朮芷之屬以致皮肉潰爛咽瘡目昧傳諸惡
毒不可治者多矣喜行涼瀉者不問其人虛弱藥用苓連梔檳紫
草犀角金汁大黃芒硝之屬以致脾胃傷損嘔吐瀉泄不食瘡瘍
而死者多矣予深痛之故詳立治法先察色脉以審病勢次定氣
氣以觀時候如果天令嚴寒形體虛痿六脉微弱或曾經大病而
未愈或初起吐瀉交作此當從虛而治宜行溫補使正氣勝而邪
氣退也如果天時暄熱形體壯盛六脉洪數飲食如常大小便秘
此當從實而治宜行清涼解毒之法使邪氣無留滯之患以為正
氣之賊也如是而更視其痘之形色加以活變之法庶無適情矣

更有虛實相似之證。最未易辨。寧可暫停藥餌。再視其病之的確。方可投劑。倘苟且以應之。縱然倖倖得生。難免日後變遷之患。慎之。

痘疹首尾不宜汗下。不可太執論。

秦子曰。凡痘疹將出。已出之後。不可妄用汗下之藥。蓋汗則虛其表。而難起發。下則虛其裏。而易倒陷。誠古人深戒之言。亦至當不易之論。但亦語其平證耳。若遇風寒外襲。應出不出。則汗劑不可用也。如大便連日不行。煩悶狂燥。不與下之寧。不失人之性命。或則是下劑。亦可用也。但能消息虛實。與時權變。斯可稱通醫矣。予



曾遇痘出三朝不見起發而以麻黃乾葛連服而獲愈者又遇大
便堅閉煩燥不能出而以大黃芒硝下之而頓發出者治法全在
變通不可執一也但表裏虛實必先詢問其平日起居服食之何
如以合出痘時之表裏虛實則洞燭其腠理之疎密臟腑之強弱
當汗當下了然自明而用藥自無差悞矣一兒痘後衣被太薄感
寒發熱便結無汗劑中用發散如麻黃二劑而發熱除乳母因而
慎加調護倍增衣被釀成內熱唇燥面赤大便四五日不能去因
而腹痛作嘔遂用三黃加減一劑而便通諸證悉平

察痘之形色